戰國策補釋

戰國策補釋卷三

貴陽金正煒仲嬴著

齊三

楚王死太子在齊章倍楚之割而延齊高注延延猶饒也及也鮑注延長行也故有饒益意按延緩也倍割以緩齊之聽楚呂覽不廣篇郤舍延尸注郤舍以緩其尸又或當讀如誕呂覽應言篇秦王立帝宜陽許綰誕魏王注誕詐也太子無地而倍楚之割是誕齊也漢書古今人表赧王延史記索隱作誕是延卽誕之省文　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鮑注馳亟往按韓策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

之地秦已馳又攻陘王念孫曰馳讀爲移移易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馳地謂易地也此文馳字亦當讀移義猶易也辭字涉上文齊無辭而衍　蘇秦使人請薛公曰按爾雅釋詁請告也儀禮鄉射禮乃請注請告也　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世與當爲與世楚辭初放舉世皆然兮注舉與也　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圍當爲圉字形相似而誤爾雅釋言圉禁也淮南詮言篇一人之力以圉強敵楚策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圍字並當爲圉誤與此同齊王夫人死章有七孺子皆近按漢書外戚傳太子有妃

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子噲
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
品號者也漢制多因周秦據此策則戰國時孺子惟下夫
人一等竝爲王之妃嬪韓非八姦篇貴夫人愛孺子便僻
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亦以孺子與夫人竝舉禮記曲禮
大夫曰孺人注大夫之妻曰孺言屬於人不敢自專也孺
子之稱或亦其義高注幼艾美女恐非
孟嘗君將入秦章至歲八月降雨下鮑注降大雨自上下
也異於飄灑按降與洚通洚水禹貢作降水可證廣韻洚
戶公切與洪同六書故洚洪實一字爾雅釋詁洪大也管

子度地篇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文與此同鮑說甚謬　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鮑本作如何按爾雅釋詁如往也鮑注不誤吳氏以如恐止是語助非也風俗通引此文作將何如矣矣猶耳也趙策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史記魯仲連傳矣作耳

孟嘗君在薛章還反過薛而孟嘗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姚云體一作禮鮑本孟嘗下補君字省親字注體貌有禮容也按漢書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注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鮑注卽從其義惟於文謂孟嘗郊迎而體貌之則可今云令人體貌則鮑說似猶未安體或本爲祀

祀誤爲礼再誤爲體也貌本作貇荀子禮論篇疏房檖貇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注貇廟也貇廟字義得通用令人祀廟而親郊迎所以重髡也故髡見王遂以廟爲言若無此文則下所云薛爲先王立廟發之無端矣鮑本省親字亦失本義呂覽報更篇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迎送字形相似而歧又或本作令人郊迎而親廟禮之國語越語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注禮之於廟告先君也

顚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高注言雖顚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爲薄也鮑注望而拜之言謁之恭按呂覽作坐拜之謁禮記

曲禮坐而遷之疏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史記樂書武坐致右憲左正義坐跪也顚蹶坐拜並以跽字爲對文作坐義勝

孟嘗君讌坐章孟嘗君讌坐按讌本當作燕素問陰陽類論黃帝燕坐注燕安也燕坐猶燕居禮記仲尼燕居釋文退朝而處曰燕居韋昭國語解居坐也詩鹿鳴嘉賓式燕以敖列女傳作式讌二字古亦通用惟燕坐燕居當以作燕爲得　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鮑注訾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按訾字當斷爲句呂覽權勳篇子反叱曰訾退酒也韓非十過

篇訾作嘻鮑注雖本毛傳惟謂孟嘗不得意於諸侯恐非
又荀子非十二子篇離蹤而跂訾者也注訾讀爲恣此言
任天下之主有侵君者皆以血湔其衽不問孰誰也趙策
恣君之所使之義與之同　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
短者誦足下之長鮑注衍者字吳曰疑當在上文至字下
按者字或當爲若形似而譌也老子寵辱若驚顧歡注若
而也　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如使疑本爲恐後俗
書恐作㤟因鈌損爲如使亦與後字形相近而譌也漢書
鄭當時傳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　勝臂曰鮑改勝
爲滕臂爲臀按史記短長乃屬其客勝臂陽爲得罪於孟

嘗君者而奔齊疑卽因此策而傅會者也墨子魯問篇有勝綽呂覽精諭篇有勝書史記酷吏傳有勝屠公鮑改無取

孟嘗君舍人章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高注愛猶通也鮑注夫人姬媵之過稱按漢書曹參傳注舍人私屬官主家事者也左氏僖十一年傳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則姬媵不得過稱明矣鮑說無據論語憲問篇皇疏愛慕也故孟嘗以睹貌相悅爲人情高注亦誤　刑馬壓羊按壓卽剄之借字廣雅釋詁剄刑刻到也剄與刑同義故高注云壓亦殺也墨子天志篇擪羊而灑其血擪亦剄之

別體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章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按高注猿獮猴策文獮字蓋涉注而衍又猿猴與騏驥爲對文高注猿獮猴三字在據處也之下文亦誤淆於上　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高注之猶用也鮑注之猶於按孟子告子篇則六師移之注之就之也漢書律歷志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注之往也往就福也食貨志愿民陷此而之刑戮義同文之訓爲就正與舍相對爲文　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鮑注言後人視此

爲戒按末句義不可曉鮑注亦强爲之辭疑非字當爲用之譌之字當在教字下首則道字之脫誤言豈用世立教之道哉

孟嘗君出行國章君豈受楚象牀哉按豈字古與幾通用史記黥布傳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可證易小畜月幾望虞注幾其也燕策將軍豈有意乎文選七發太子豈有是乎義竝如其與此正同　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按小國當從後語作五國首句出行下亦應補五字下文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當作五國英傑之主士與主形近而譌

淳于髡一日章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鮑注郄却同言多獲車重不前按顏師古急就章注茈胡一名地薰一名山菜桔梗一名利如一名梗草二者皆山草不生沮澤郄當爲御方言御倦也廣雅釋詁御極也又云御勞也謂以車載而皆罷極盛言其饒多也鮑說於義未安趙策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王念孫曰郄當作御誤與此同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章齊取淄鼠魏取伊是高注淄鼠伊是皆趙邑也鮑本作伊氏注皆趙地缺按淄鼠疑卽區鼠六國表韓趙會於區鼠區淄音近而歧是氏古通用

禮記曲禮是職方鄭注是或爲氏儀禮覲禮大史是右注古文是爲氏也伊氏疑卽猗氏屬河東郡伊猗同音而通借也又皮氏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皮伊篆文略似音亦相近二者皆趙地未知孰是　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高注柱國都也鮑注言其於國如室有柱按鶡冠子王鈇篇鄉十五日報縣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又墨子號令篇有能入深至主國者主國亦卽柱國之省並爲高注之證　福三國之君姚云劉偪會一作覆吳曰福乃偪之譌偪義長按福字古音讀如偪故亦與偪通用漢書賈誼

傳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師古曰福古偪字

齊四

齊人有馮煖章食以草具鮑注草不精也吳正曰草菜也陳平傳惡草具注去肴肉云云按史記范睢傳使舍食草具索隱云草具謂麄食草菜之饌具也麄食正釋草具字義下句益申明之漢書陳平傳更以惡草具進楚使音義草粗也賈誼傳迺草具其儀法注草粗也後漢書茅容傳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注草麄也鮑注不誤吳正無取

文倦於事鮑本事作是注是謂國事吳正曰一本是作事益因音而譌說閔王章則是作則事亦此類按作是者是也國語楚語或譜王

孫啟於成王王弗是韋注是理也是卽諟之省又通作視釋名釋姿容視是也察其是非也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注是葢當爲視呂氏春秋仲春紀親往視之注常事曰視淮南修務篇籌策得失以觀禍福注籌策曰視非常曰觀如鮑之說嫌與下文沈於國家之事義複論語子路篇其事也馬曰事者凡行常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作事卽當從馬杜之說鮑注仍非此本作事亦與視同漢書翟方進傳其遺椽行事官本作視可證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按以當爲乃篆文乃作𠃓以作㠯二形相似而誤　諸侯先迎

之者富而兵强富上疑脫國字　以故相爲上將軍按史記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戰國時故有此位號也　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左氏昭十三年傳君又不祥背棄盟誓注祥善也又昭元年傳實沈臺駘爲祟說文祟神禍也

孟嘗君爲從章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按因當爲由由與猶通楚策黃雀由是已由亦誤爲因猶可當爲獨可呂覽自知篇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御覽引作人主獨甚猶獨二形相似易以致誤　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按

管子侈靡篇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此文好人則猶好士荀子王制篇王奪之人注人謂賢人　而治可爲管商之師按孟子萬章篇奚而不知也趙注何爲不知左氏襄十四年傳射爲禮乎御覽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而爲通用之證而治猶爲治爲治猶云爲政也鮑以而治屬上句誤曰而字疑衍或而字上有缺文皆非也呂覽作能而與能通惟作爲義勝　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鮑本其下有主霸王三字呂覽作其能致主霸王此本葢誤脫也

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漢書張耳傳此固趙國立名義不

侵爲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按好士也鮑本作君好士也上猶當有脫文秦策武安君禽馬服乎今本脫武安二字正與此同盖舉昔人之好士者非謂孟嘗也雍門養椒猶說苑之雍門子周陽得子養猶左傳之梁餘子養（陽得字或有譌誤）並爲人名郎孟嘗所云不能得之二人亦當爲與音近而誤漢書司馬相如傳贊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亦猶與也鮑氏以養爲公養又云脫陽

得所養之人義並未安富於二公當爲富於王公謂某君
尙能得二士之死孟嘗富於王公而好士不盡故舉得士
者以感孟嘗也後文云士何必待古哉則仲連所稱述自
非當時之事雍門亦非以琴見孟嘗者從可知也
齊宣王見顏斶章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
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
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鮑本無仁義二
字又改服求爲來服萬物下有無字百下有姓字按千乘
當爲萬乘涉下文千石而誤漢書司馬相如傳撞千石之
鍾立萬石之虡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師古曰虡獸名

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虡以縣鍾也郭璞爾雅釋器注縣鍾磬之木植者名虡仁義上下當有脫字仁義蓋與辨知爲對文鮑本併去之亦誤來語或爲東語東者歛也言雖辯知亦歛其說也莫敢不服求當作莫不來服求即來字之譌敢當作故本在萬物句上誤淆次於前也物下無字百下姓字此並誤脫當從鮑補　下則鄙野監門閭里此承上文士之高者但爲匹夫而處農畝下之則爲鄙野之人惟當監門閭里耳呂覽尊師篇魯之鄙家也注鄙小也貴直篇宣王怒曰野士也注言鄙野之士也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注監門門徒監門閭里謂姓字

不出於里巷也　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鮑改以喜爲而喜吳曰恐當作而挍以與已古通用鄭注禮記檀弓云以與已字本同言實猶未得卽已喜名其做必至於驕奢也爲字涉下爲行而衍　非得失之策與挍策本作筴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筴集解筴數也

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挍其猶豈也左氏僖五年傳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十年傳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其並與豈同義本當爲求字之譌也吳曰一本無非字義明但如漢書終軍傳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與此文正相類鮑以下句夫字上屬爲文亦誤　及

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姚云劉本無受字按及今當爲乃今聞細人之行聞猶知也見呂覽異寶篇注顏當爲願字形相似而譌言願爲弟子復願先生留與同游則必食以太牢出以乘車使其妻子衣服麗都也願譌爲顏卽文義不完稽康高士傳正作願先生與寡人游

先生王斗章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按王斗漢書人表作升呂覽期賢篇注於猶在也說文如從隨也左氏宣十二年傳有律以如已也注如從也

天子受籍立爲大伯按受籍卽受胙左氏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國語齊語反胙於絳賈侍中云胙位也是致胙卽錫命非謂祭肉也淮南氾論篇履天子之籍注籍或作阼荀子哀公篇注阼與胙同

唯恐失抎之姚云曾集本作夫字鮑本亦作夫按墨子天志篇抎失社稷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戰戰唯恐失損之損亦失也古書故多複詞作夫者誤

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姚云劉本無是字曾有鮑改是爲而按是猶於是也詩葛覃是刈是濩正義於是刈取之於是濩煮之禮

記曲禮是職方疏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於是猶云乃也又論語爲政篇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是與祇同義薛綜注東京賦祇祇是也說見經傳釋詞省是字卽詞意不完鮑改亦嫌無據

齊王使使者問趙章臣奉使使威后按威爲尊嚴之稱見文選魯靈光殿賦張注　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姚云劉本有兩以字一無上問字按有問之問當從一本省故疑胡字之譌詩桑柔胡斯畏忌箋胡之言何也管子侈靡篇公有行故不送公故亦當作胡此與之同

齊人見田駢章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吳曰議恐是義字鮑注設者假借之辭爲役爲駢給使按鮑吳說並非也漢書藝文志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呂覽不二篇陳駢貴齊高注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一十五篇貴齊齊生死等古今也陳駢卽田駢齊之諸田亦稱陳氏故賈子新書以田單爲陳單此云不宦而願爲役蓋亦許行之流然祗譁衆取寵言行不相顧故是人譏以不嫁而多子也田子書久亡今其說之可見者如尹文子大道上篇引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正與此策相合　今先

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按淮南人閒篇陳駢子對孟嘗君之言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可爲此文之證　田子辭按呂覽士容篇田駢聽之畢而辭之注辭遣也此亦當有之字而誤脫又左氏襄十四年傳宣子辭焉注辭謝

管燕得罪齊王章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注而辭也按易屯宜建侯而不寧釋文鄭讀而曰能呂覽不屈篇施而治農夫者也注而能也淮南原道篇而以少正多注而能也禮記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蘇秦說齊閔

王章有而案兵而後起有而猶言有能也濮上之事章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解猶言能解也鮑注非是又按韓詩外傳作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與此策及說苑小異

蘇秦自燕之齊章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當讀爲很說文很不聽從也國語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注很違也晏子內篇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王念孫曰恨乃很之假字漢書外戚傳何爲恨上如此新序雜事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並與很義同　不如聽之以卒秦鮑改卒作爲注云爲猶善吳正曰卒成秦之事按呂覽至忠

篇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注聽受也秦策則王勿聽其事注聽從也受也卒當爲辞爾雅釋詁辞告也漢書賈誼傳注引李奇辞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愼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辞注辞告也　對曰夫約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姚云一本夫約下無然字鮑注然其伐宋之約按約然二字蓋誤乙也夫指事之辭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約字當屬下爲句周書大聚解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文與此同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章約結而喜主怨者孤按國語晉語不若

使齊秦主楚怨注主楚怨爲怨主也　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按金謂矢鏃也孟子離婁下篇抽矢叩輪去其金趙注叩輪去鏃孫疏去其鏃利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按車舍當爲車不舍此四句並以三言爲對文也方言七發稅舍車也漢書王吉傳注舍止息傳衛國城割平當從王念孫雜志作傳衛國城剛平土與杜通小爾雅廣詁杜塞也墨子備城門篇以柴木土稍杜之詩鴟鴞徹彼桑土方言三注作徹彼桑杜緜緜詩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作自杜沮漆皆杜土通用之證　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

亂按漢書朱博傳晝夜馳騖考證引蕭該音義云字書曰騖亂馳也史記趙世家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或爲河關聲近而誤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章悉趙涉河關河關在趙之東故下文云衞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出梁門出字亦疑杜之譌秦策杜大梁之門　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衆當爲聚形似而譌也鮑注樂與衆爲怨非是　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按之與志同說文無志字古或借之爲志如墨子天志作天之是也書盤庚爾惟自鞠自苦傳鞠窮也爾雅釋言鞠窮也注鞠窮盡也姚云曾本無也此蓋下句地字之誤衍　戰非甚

疾也疾力見呂覽尊師篇注　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王疑亡之譌楚策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王又譌爲亡正可互證作王義亦自通惟王伯是圖非必爲禍　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按與多謂與國多鮑注未晰與多兵勁正即下所云衆強也兵作事敵作適古書通借不煩改字兵疑當爲名秦策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燕策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兵名音近又涉上文兵勁而誤經傳釋詞也猶矣也說文塞窒也史記楚世家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文

義正與此同　僅靜則四鄰不反反當爲犯聲之誤也說文犯侵也　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𥾐蠹而不服矣鮑改擯禍爲稸積吳曰改稸積亦當是積稸字按鮑改非也此以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爲句說文外遠也此文內外正以遠近言朽腐上有脫文韓非外儲說管仲曰蓄積有腐棄之財鮑補稸積於此句上則得矣𥾐疑槁之譌荀子禮論篇注槁骨貝也古者以貝爲幣故得言槁莊子列禦寇篇槁項黃馘者釋文槁本作𥾐可爲此證說文服用也　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按荀子王霸篇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注

道行也見卽足字誤衍　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
窮者亡按史記魏世家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
隱云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語故云故曰廣雅釋詁祖灋也
呂覽貴因篇注立猶行也說文窮極也　身從諸侯之君
按史記春申君傳從而伐齊索隱云從猶領也　莒恃越
而滅蔡恃晉而亡按左氏宣十三年傳齊師伐莒莒恃晉
而不事齊也墨子非攻篇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
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
東者越人夾削其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莒蓋恃晉而非
恃越明矣稽古錄周敬王二十六年楚子圍蔡蔡人聽命

師還蔡遷於吳竹書紀年楚滅蔡當晉敬公五年於時吳已滅而越方强晉久衰弱則蔡亦恃越而非恃晉也此文本作莒恃晉而滅蔡恃越而亡傳寫誤淆耳　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鮑改上而字爲能吳曰字或誤衍按而能古通不煩改字尙書中候衞因於狄案兵須滅乃存之寄怨二句本作微怨而誅不直用兵而寄於義杜預左傳注微匿也史記管仲傳桓公實怒少姬南伐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韓非內儲說桓公藏蔡怒而攻楚義於名而利於實正即此文之意漢書劉向傳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

託也文衍寄字微字又淆次於下句本義遂晦　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背鮑注衆事猶共事交言彼此割地按衆當爲逮說文及也靖郭君善齊貌辨章若是者信反注反叛也逮事不反言及於有事而不相倍也逮或作還因致誤衆交割當爲交勁勁誤爲到復誤爲割楚策趙恃楚勁必與魏戰交勁謂互爲聲援也　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相趨之趨讀如趣何也下當從鮑注衍何字　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鮑注可使趨我而爲我役按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注趨其元惡其餘

獷悍者皆化而來臣役也據楊注其文本亦作趨役與此
同又趨役或爲運役之譌墨子尙同篇將以運役天下注
暴而一同其義也趨與運篆文相近因以致誤　戰者國
之殘也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兵民之殘也文義正同　則
是路君之道也按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
引張音丁音路與露同荀子議兵篇彼可詐者怠慢者也
路亶者也並與此義同君當爲軍淮南道應篇今日不去
楚君恐取吾頭太平御覽引作楚軍軍君同音易以致誤
君又或爲羣字之損士輸私財數語皆民之所費故爲路
羣也呂覽召類篇羣者眾也　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

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按管子君臣篇注中人謂百吏之屬也翳釀未詳疑是侯禳之譌侯字或書作矦與医相似医與翳通因傳寫爲翳釀禳亦形似而誤周禮小祝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注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又肆師與祝侯禳於畺及郊疏侯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社謂軍社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蔡邕獨斷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又置或爲宜左氏定四年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注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止事鮑本作正事

正疑乏字之誤莊子天地篇無乏吾事釋文乏之廢也於文
反正爲乏故乏誤爲正復損爲止　夫戰之明日尸死扶
傷按說文尸陳也國語晉語殺三郤而尸諸朝注尸陳也
死卽屍省文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師古
曰死謂屍也管子輕重甲今每戰輿死扶傷呂覽期賢篇
扶傷輿死並與此文同　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
而華樂按易序卦傳夷者傷也左氏成十六年傳察夷傷
服注金創爲夷共與供同說文完全也謂得生全者也內
酺疑大酺之譌大內篆文相近故大誤爲內說文酺王澤
布大飲酒也漢書文帝紀令天下大酺周禮若國有大故

則令國人祭注所令祭者社及禜酺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此卽其事華疑譁字之省說文譁讙也國語吳語三軍皆譁釦以振旅注譁釦讙呼鮑氏釋華爲奢恐非　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私字當在官字之下鮑本官作宮誤　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鮑注襜衣蔽前者襜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衣易蔽故亟治之衝陷陣車正作䡴吳曰城上露屋爲櫓戰車高巢車亦爲櫓此與衝並言亦車也按墨子備城門篇城上之備渠譫淮南氾論篇渠幨以守高注幨幰所以禦矢也譫幨與襜古書通借其實一物也廣雅釋詁蔽障也

六韜軍用篇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呂覽貴直篇及戰且遠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𧝨蔽衝櫓對文鮑注未得其義墨子備梯篇持衝十人蒞守者亦以衝所以備梯攻備城門篇百步爲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說文櫓大盾也華嚴經音義城上守禦曰櫓也若如鮑吳說卽不得言舉家當爲蒙俗書蒙作家因誤爲家雜總未詳墨子備城門篇百步一積雜秆大二圍以上者五枚雜總疑卽雜秆禾藁亦曰總也或爲干楯之譌干誤爲市因轉爲雜楯以音近誤楤復以形似誤揔耳身當爲穿墨子備穴篇俟亓身井且通王念孫云身者穿之壞字也中當爲眾六書

通所輯鍾鼎文眾字有作中者又俗書眾作乖並與中字相類荀子議兵篇敵中則奪中亦疑是眾字之譌眾與士爲對文鮑氏以屬上讀非也鮑又以刀金爲兵器亦非確詁疑本作金力字譌而復倒也王冰素問方盛衰論注金爲兵革孟子盡心篇力役之征注力役民負荷厮養之役也國語魯語任力以夫注力謂繇役金力謂兵革之役與土功對舉並以總束上文又此六句皆就守言故下文云期數拔城爲亟也　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鮑注患在滅二子又於患上補之字按莊子應帝王篇已滅矣釋文引崔注滅不

見也此言智伯不見韓魏二子之能爲己患耳鮑注旣非補字亦無取　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敗當爲效之譌　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鮑注終謂窮兵按下文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此亦當爲窮終窮古葢通用左氏僖二十三年傳保君父之命注保猶恃也漢書高帝紀蕭曹恐踰城保高祖注就高祖以自安其百姓罷而城郭露鮑注外無居人故暴露按方言廣雅並云露敗也下文罷士露國義同鮑注義不可通　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善當爲喜字之譌也　素用强兵而弱之

則察相不事素疑累字之譌穀梁哀十三年傳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注累累猶數數也漢書食貨志庶人之富者累鉅萬注累者兼數非止一也累用强兵即窮戰比勝之意兵久用則罷倦故强者轉而爲弱周書武順解兩爭曰弱說文弱橈也謂橈曲也昭陽爲楚伐魏章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與此義同墨子小取篇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察相猶桀相謂明察事情也　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辭讓下有脫字或爲辭讓未終此二句亦對文也　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於軍

二字疑衍　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鮑注非師者云師旅也言不用師文與注義並難曉按漢書蕭望之傳注引服虔曰非不也又或爲弗字譌誤師疑當作帥帥與率通書大禹謨惟時有苗弗率傳率循也書大傳諸侯之有不率正者注率循也楚語先王懼其不帥注帥循也非帥猶弗率不率又文選東京賦悉率百禽薛注率斂也言用兵久而不斂將如下文所云云也比比爲北北之譌故鮑氏釋以敗上文再戰比勝比又作北二形相似易以互誤呂覽用民

篇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上德篇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闔閭亦能軍故與吳起並舉鮑注闔閭將孫吳也於義未當墨子號令篇千丈之城必郭迎之尉繚子守權篇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趙策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一百八十丈爲里此與五里之城文同　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鮑本作不乏是也漢書徐樂傳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卽本此文　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鮑本其上補恃字黃丕烈札記云而當讀能按而字本當爲北北拔與西圍相對爲文北譌爲南後人以趙地非在魏南因以意改

爲而本義遂湮漢書高帝紀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宋祁曰而舊本作北正與此同鮑黃並誤　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按禮記中庸體物而不可遺鄭注可猶所也故所亦得訓爲可並詳經傳釋詞管子樞言篇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箠使也文正與此同　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王念孫雜志云柱當作旌建旌九斿爲句按柱爲旌之譌是也原文當作建九斿之旌與從七星之旟爲對文漢書楊雄傳撞鴻鍾建九流游流字古通　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按楚字當作人涉上文伐齊楚圖齊楚而誤奔說文走也

齊六

齊負郭之民章斮之檀衢按呂覽貴直篇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此云檀衢疑與下文殺之東閭句淆誤　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鮑注公孫家子猶宗室云按呂覽知分篇注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也齊將封田嬰章高注公孫閈齊之公孫田氏也故此文以孫室爲宗室　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按趙策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是穰苴固非景公時人史傳葢誤　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與一乘亡吳曰呂春秋作觸子按吳說是也呂覽權勳貴直二篇並

作觸子燕策作蜀子向卽蜀字之缺損貴直篇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與此策正合鮑氏失考輿與古通用與猶以也此由一本作輿一本作以傳寫誤併入文鮑本無以字是　王曰不知按此文三不知字春秋後語並作知之據後文淖齒責王不知戒則作知之義勝

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卽位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按說文遽傳也驛車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且使遽告於鄭注遽傳車以爲后當作乃爲后以乃篆文相似而誤或位卽立字之譌鮑氏於卽位下補立字吳亦謂有缺文並非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

王孫賈年十五章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按漢書人表注淖音女敎反字或作卓呂覽作卓齒潛夫論作踔齒史記田單傳注徐廣作悼齒皆以形近而歧也書堯典有鰥在下曰虞舜馬注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曰謚此文稱閔王亦齊人追書之詞鮑氏以爲衍非也國語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注與從也漢書陳勝傳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衆也

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按說文誅討也易蠱疏誅謂兼通責讓之罪非專謂誅殺也韓非內儲說下篇王因誅夷射而殺之文與此同詩瞻卬天

何以刺傳刺責又周官有三刺之法訊而有罪則殺之

齊攻燕取七十餘城章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乃當爲以篆文相似而誤或從鮑補爲字　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按魯連子云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與此文小異史傳文與策同　郎臣見公之不能得也姚云錢劉一作待按作待是也待猶禦也見韋昭國語解　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按世當爲代代世義同通用唐諱世之字爲代其後遂多回改之誤燕代接壤故舉燕並及於代棄世則無游齊之可言矣　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吳曰下無㦂數之辭疑一

字譌或衍按二者謂歸燕之與游齊也一正對上而言文義自明矣說未審　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漢書夏侯勝傳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注通謂陳道之也　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矣曰一本云并晁作棄按莊子天運篇至貴國爵并焉注并除棄之謂也又與迸通禮記大學迸諸四夷釋文引皇注迸猶棄也棄古作弃與并字形相似故一本作棄下文故去三北之恥去亦猶棄也見漢書匈奴傳得漢食物皆去之注又云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　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史傳作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此文有卽朝之壞字下當作子策及史並誤朝當爲

霸鈇損半字而譌也文與孟子公孫丑篇不同鶡冠子世兵篇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刼桓公壇位之上亦無曹子以爲遭五字老子天下多忌諱注天下人主也漢書高帝紀然天下同姓一家汝墳毋反謂濞與天子爲同姓一家人也史傳桓公朝天下義當與朝天子同吳氏以爲率天下朝王亦非因罷兵到讀而去鮑本改到讀爲倒䩮吳曰未詳或誤字衍文按到當爲耐字形相似而誤讀而二字本耐之旁注誤併入文也耐本作耏又作耐廣韻集韻竝如之切音而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故曰耏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耏當音而古書耐能而三字往往通用而之爲耐猶能之爲而也此文本作罷兵耐去

昔人以⿰而刂字少見因注讀而於下⿰而刂既譌誤爲到又併旁注入文遂至義不可通鮑氏不辨駮文以意改讀爲觸而本義愈湮矣漢書匈奴傳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史記到作乃疑到亦⿰而刂字之譌而猶乃也

燕攻齊齊破章襄王爲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按書允征傳徵證也疏徵是證驗之義左氏襄二十八年傳以徵過也注徵審也漢書黥布傳使人微驗淮南王宋祁曰微或作徵舊本並作徵此言太子徵知齊已破燕以與已古通用又徵或微之譌讀屬上句爾雅釋詁注微謂逃藏也左氏襄十九年傳崔

杼微逆光服注微隱匿也太子逃太史敫家爲溉園故云微也田單之立疑謂單未得太子疑於所立與漢書五行志立嗣子疑義同抑襄王未入臨菑時單或效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故齊人疑其自立也　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己上善字涉上下文而衍　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鮑本舉字在與語上鮑注衍舉字吳曰此因與字誤衍在此姚本在曰字上挍左氏襄六年傳君舉不信羣臣乎注舉皆也管子牧民篇地辟舉則民留處注舉盡也鮑本叡誤注以爲衍亦非

貂勃常惡田單章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故

猶乃也說見經傳釋詞或爲胡字之譌詩桑柔胡斯畏忌箋胡之言何也謂何爲常見譽於朝於義亦通墨子書胡字亦多誤故　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耳猶而已亦見經傳釋詞　明日任之於王按管子任法篇世無請謁任舉之人注任保也韓非制分篇私告任坐使然也注任保也惟策文多言仕如鄒忌事宣王章仕人眾鮑注薦於王使之仕楚策君先仕臣爲郎中魏策吾將仕之以五大夫韓策申子請仕其從兄官足證此文亦當作仕論語公冶長篇子使漆雕開仕孔注仕仕於朝也　王賜諸前賜當從吳說作觴穆天子傳觴天子於盤石之上郭注觴者所

以進酒因云觴耳　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按墟字涉上下章復齊墟之文而誤衍也　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鮑注惴惴憂懼也按惴當作偳廣韻偳小也字亦作顓漢書賈捐之傳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潛夫論救邊篇昔樂毅以傳傳之小燕傳傳顓顓並同音而通假也　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吳曰春秋後語闔作舍按王冰素問陰陽離合論注闔者所以操禁固之權作闔於文自通城陽天下當從吳說衍城陽二字鮑注城陽與天下之人非也　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按且字疑

當作直漢書孝成許后傳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直與正同義猶卽也墨子辭過篇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衞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此言不殺九子以謝安平君將有非常之變而國危矣不然謂九人者殺安平君而作亂也或王不亟殺本王其亟殺之譌古書其作亓因誤爲不　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姚云夜一作劇鮑注劇屬淄川又東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爲掖不全或不夜省不按下章東有夜邑之奉說苑作掖夜卽掖之省文左氏襄四年傳注東萊掖縣北釋文

漢書作夜孟康音掖楚漢春秋有夜侯蟲達亦卽掖縣地
田單將攻狄章田單將攻狄按漢書陳勝傳周市北至狄
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師古曰狄縣名也後漢安
帝時改爲臨濟漢書地理志屬千乘鮑氏以爲北胡誤
坐而織蕢立則丈插按而與則同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
非兄而姒也史記欒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並以
而則互用爲文說詳經傳釋詞丈與杖通禮記曲禮函丈
王肅作杖可證鮑本作杖插本作臿韓非五蠹篇禹之王
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釋名釋用器鍤插也插地起
土也故亦得借作插　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尙矣歸

於何黨矣姚云云曰一作去日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尙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鮑本云日作亡日按曰可往矣曰乃亡字之譌亡卽無也云曰當從黃丕烈札記作云白云白者魂魄之省文尙當爲惝莊子則陽篇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釋文惝音敞字林云惘也國語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曰黨所也史記齊世家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黨所也古人四聲通叶原注過泥　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史記孝景帝紀注菑川縣故劇城上章夜邑一作劇邑卽謂菑上也虞與娛通　明日乃

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劉本作立於矢石之所及是也乃字涉上下文而誤呂覽貴直篇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石矢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注及至也又韓非外儲說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與此文並同說苑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乃亦及字之譌

濮上之事章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按固字疑當爲國下云齊國復強則此亦當作國文或爲因之譌言因濮上之敗而齊遂弱也（莒中及齊

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按莒中謂莒中人民史記田世家作莒中人及齊亡臣齊謂其國都也　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觀之故失人子之禮也姚云劉本君王后下更有君王后三字按廣雅釋詁觀見也或爲覩之譌觀與省同此文以終身不觀爲句於義自足不必從劉本

及君王后病且卒卒當作革字形相似而誤禮記檀弓夫子之病革矣注革急也

齊王建入朝章卽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爲謀姚云一本與作聞可可作可以按廣雅釋詁以與也則與猶以也論語陽貨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顏

師古匡謬正俗引作可以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
哉漢書作以說見經傳釋詞下可字本爲以古書以作㕥
篆文與可字相似因以致誤　舍南面之稱制鮑注此亦
秦人之辭時未有此按楚策臣請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
以承大王之明制左氏昭元年傳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
禮記曲禮士死制注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則以君之教
令爲制不始於秦但未著之成典耳
齊以淖君之亂章齊以淖君之亂秦姚云一本秦上添譬
字按史記田世家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
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此策疑當作譬楚

故秦欲取齊必使蘇涓之楚以資任固於齊也淖齒之亂齊無因讐秦鮑本於秦上補事字亦非　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按齊見楚句於義未完疑本作齊見楚之聽涓也必受固是王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鮑本無王字而於齊見楚下注見其納涓或所見本猶未譌誤也淮南氾論篇聖王弗聽注聽受秦策秦啟關而聽楚使與此義同又禮記祭義注見當爲覸字之誤也齊覸楚謂覸楚之聽涓與否於義亦通

齊楚構難章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吳曰請字宜在急下穀脫於上中立豈待請耶按齊策臣請令魯中立韓策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曰令曰求則此文言請固不誤吳氏以爲穀次非也廣雅釋詁請求也增韻急迫也釋名謂爲操切之也宋人本請中立而齊迫使從之故子象云楚將法齊之急又云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東周策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趙策請無急秦王韓策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並與此策義同左氏襄十一年傳晉不吾疾也注疾急也國語魯語國急矣義並如迫鮑注告急於宋大謬　而令兩萬

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周禮旅師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詩猗嗟疏而與若義並通也

五國約以伐齊章五國約以伐齊秦鮑吳並衍齊字是也鮑氏以五國伐秦爲秦惠後七年事惟修魚之戰秦虜韓將申差與此文不合此策疑是秦昭襄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故昭陽謂五國已破秦也史以中山屬趙亦稱五國又按孟嘗君傳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周策韓慶謂秦昭王云薛公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皆與鹽氏之役脗合疑此策

當作齊約五國以伐秦而文字誤淆耳否則五國伐秦何知其必南圖楚哉　韓氏輔國也姚云錢集作轉國按下文云好利惡難則不得以國言疑此文本作韓珉專國也珉損爲民復誤爲氏輔當從錢作轉廣雅釋言專轉也因借轉爲專其心必營其心必懼皆謂珉也故楚王遂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公仲即珉字　好利可營也鮑注營猶求也可使求我按呂覽尊師篇心則無營注營惑也淮南精神篇而物無能營注營惑也又荀子宥坐篇言談足以飾邪營衆注營讀爲熒鮑注非是　王苟無以五國用兵鮑本王作主是也鄭司農周禮太宰注主謂公卿大夫韋

昭國語解大夫稱主廣雅釋詁以與也　齊之反趙魏之後齊當作韓承上齊字而誤之當從鮑本作人反與後章恐反人以入於秦義同言韓人入楚之說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五城也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章王不如無救趙而已强魏鮑本王作里而改爲王按里卽王字誤與上曰字併爲一文也太元彊莫不彊粱注彊助也秦策不如與魏以勁之注勁强也强强魏猶云勁魏　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已謀楚按害當作

劃承上文劃趙必深而言也漢書劉向傳注曰由也令當作全齊策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全亦誤爲令又後章夫秦楚相獘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說文全完也魏不與趙俱獘則其國力爲完矣有疑省字之譌廣韻省審也省字草書與有相似因以致誤或讀如又而下奪知字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章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鮑注苦猶惡也此指江乙按苦當爲君字之譌也言其人已得近幸於君側漢書賈誼傳況於貴臣之近主乎薛宣傳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並與義同

江乙惡昭奚恤章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者鮑注執

言善守按鮑說非也執當爲埶之譌荀子議兵篇隆埶詐尙功利埶與詐義相近此葢以其狗爲黠而愛之也修身篇體倨固而心埶詐今本埶亦誤執又或有字爲能之脫損穆天子傳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郭注言勦力壯猛也

江乙說於安陵君章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按儀禮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注撫手案之禮記雜記委武元縞而后蕤注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淮南氾論篇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注委委貌冠又廣雅釋詁撫持也左氏昭元年傳

吾與子弁冕端委服注文德之衣尙褒長故曰委撫委與歛衽爲對文鮑吳並失其義服與伏古字通左氏昭十三年傳奉壺飲冰以蒲伏焉秦策坐行蒲服爲義同也左氏定十二年傳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注以猶爲也列子周穆王篇宋人執而問其以以猶故也沈括夢溪筆談古人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而已爲耳之類此文猶云王過舉耳文義自明作色者誤　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說苑權謀篇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可據以訂正　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左氏宣十二年傳有律以如已也注如從也說苑作安知樂此者誰則

此文如當爲知　乃封壇爲安陵君說苑壇作纏吳云壇纏字有譌按周禮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是壇廛字古得通用說苑又變廛爲纏耳漢書人表作纏江乙爲魏使於楚章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按荀子臣道篇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左氏桓十一年傳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韓非孤憤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注雷同是非故曰一口

郢人有獄章公何爲以故與奚恤按小爾雅廣詁以用也呂覽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注巧故僞詐也淮南主術篇

上多故則下多詐注故詐與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又書大傳周公曰於乎吾與女倫王閏運補注與於也言吾於女族皆序王室鮑注故謂設事以探已意卽於與字義不相屬

城渾出周章三人偶行按爾雅釋詁偶合也廣雅釋詁偶諧也以無車馬故結曹偶以行鮑注過泥　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鮑改圍爲圖按圍當爲圉鮑改非也正韻圉捍也詩桑柔孔棘我圉箋圉當作禦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圉注與禦同淮南詮言篇一人之力以圉强敵圍亦當作圉誤與此同　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

而襲之上梁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按此言上梁不能應援新城江南泗上又遠不可恃故當以新城爲主郡文義自明吳氏以爲難曉其說未審惟上梁疑當爲上蔡

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鮑本楚下有盡字鮑以爲衍吳曰賮也字通用按楚謂楚之國都也作楚作盡於義並通

韓公叔有齊魏章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按冠字疑寇之譌呂覽似順篇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注倒逆也愛類篇何其倒也注謂惠子言行何其倒逆相

違背也周禮大宗伯以恤禮哀寇亂注兵作於外爲寇倒
寇猶云違難言太子不勝卽將逃寇至楚也
楚杜赫說楚王章王且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鮑本且作
曰按且將也作曰者字之譌鮑注五大夫楚官說亦無據
墨子號令篇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趙策僕官之
丞相爵五大夫魏策吾將仕之以五大夫又漢書百官公
卿表秦爵九五大夫列國皆有此官不獨楚也　赫不能
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賞無功也姚云得一作是鮑本
改得爲是按文當爲是是誤爲見因致誤𡬶又涉上下文
得趙而譌也　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無古作亡忘

亦作亡此本作亡善傳寫爲無遂失本義亡善言忘人之善也

楚王問於范環章大不如事君小不如處室以苛廉聞於世姚云如一作知按如猶宜也墨子貴義篇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我王念孫云如字古訓爲宜可爲此證一本作知由不辨如之古義而意改也史記田叔傳叔爲人刻廉自喜苛廉刻廉義同甘茂傳以苛賤不廉聞於世與此文異　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鮑注察治也言楚有而治之南陽有厲音瀨吳正曰察

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譌字察作塞勝按甘茂傳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與此文異義並難通惟難當謂越非謂唐眛之役下云越亂楚治其義可見鮑注葢誤國語越語吾請達王甬東句章昭注甬甬江句句章也杜預左傳注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此文葢謂王用召滑於越因納其句章之地於楚耳竹書紀年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此云眛之難疑卽其事作眛作義皆由音訓相近而譌也察當從史作塞禮記月令完要塞注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此言以瀨湖爲楚之邊塞以見斥地之遠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厲門一作瀨胡

正義引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鮑氏以屬南陽於地不合野字史作郡義並得通　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鮑注言其素重按被疑當爲彼彼王彼國之王謂秦王也衣當爲依涉上文同衣而誤說文依倚也論語述而篇依於仁皇疏依者倚也國語晉語未有所依韋注依倚也上章依輪而至今本依誤爲衣可爲此證韓非內儲說其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與此策雖若一事而所云王衣實與列子周穆王篇月月獻王衣義同故與杜若玉環列舉此文被衣之誤或卽後人據韓子而改從之也

史無被王衣三字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章北有汾陘之塞郇陽按此文疑本作北有汾隘之塞郇陽當爲鄖陽蓋舊注誤倂入文也呂覽有始篇何謂九塞大汾冥阸荆阮方城注大汾未聞冥阸荆阮方城皆在楚淮陽墜形篇注大汾在晉是時或入於楚又或卽大隧　燕策作鄳隘陘隘字形相似因以致誤史記蘇秦傳殘均陵塞鄳阸徐廣曰江夏鄳縣故知郇當爲鄳亦字之譌

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按莫字疑當作其釋詞其猶將也漢書文帝紀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史記作莫宜可爲此證章臺章華之臺

也左氏昭七年傳楚子爲章臺之宮納亡人以實之又云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注章臺南郡華容縣故爲王至計至卽王字誤衍鮑本作故爲大王計與史文同　趙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廄姚云趙一作燕鮑本改他作駞按說文佗負何也漢書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注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爲佗史記匈奴傳其奇畜則橐駞驢驘索隱本作橐他注他或作駞又漢書司馬相如傳騊駼橐駞注橐駞者言其可負橐囊而駞物故以名云佗駞本通不煩改字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章　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

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按禮記少儀雖請退可也疏雖假令也漢書貨殖傳注孟康曰無發聲助也墨子尙賢中篇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王念孫曰毋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此言假令秦出兵甲則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必且先亡王氏釋詞云惟亦作雖引此策文謂秦惟無出兵出兵則天下不能當也王氏嘗譏注家增文成義是亦自蹈其失矣管墨書唯無皆當作雖無與此文同

王說惟字無義　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猶則也韓策五穀所生非麥而豆與此文同　而大王不與秦而讀爲若見周禮旅師注　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廣雅則即也　方船積粟　舫船載卒按爾雅釋言舫舟也注竝兩船或省作方說文方併船也漢書酈食其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其言即本此文鮑注併舟不誤吳正非也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恃當從史作待此涉下文恃弱國之救而誤　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

矣按亡當爲王聲之誤也古書陣作陳說詳顏氏家訓書證篇鮑釋陳爲故非也有與又通一本無有字亦非　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按呂覽異寶篇注執珪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爲侯也知分篇注同莊辛謂楚襄王章乃以執圭而授之爲陽陵君是執珪卽侯與此不合如淳漢書注執珪古爵名蓋猶執帛執戟之等也又應劭漢書高帝紀注云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此策或亦劉向校改惟徹侯之稱亦屬秦制楚多縣公疑本作公侯公通音近而譌耳　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堅疑賢字之譌

言天下所信約從親之賢者爲蘇秦下乃極言其詐僞反覆以明其非賢而不可信也　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鮑本無大王二字按魏策王因取其游之舟上繫之鮑注之猶於也則省大王二字義亦自通

張儀相秦謂昭睢章無昭睢陳軫有所更得乎鮑本作昭過是也此言不得語睢明矣下文爲儀謂楚王逐昭睢有人謂昭睢並當作過

韓求相工陳籍按周策陳作師古書師作[阝+帀]因致誤陳

周是列縣畜我也姚云一作周曰是鮑本亦補曰字按此當有曰字涉下是字上體而誤挩也

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行字

疑本爲欲欲欲與行草書相似又涉上文待誤爲行而譌也

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按孟子滕文公篇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趙注爲有也攻與功通秦策不攻無攻相事也韓非作功漢書董賢傳賢第新成功堅注功字或作攻

威王問於莫敖章如華不足知之矣姚云孫本華作章按作章者是也後文章聞之可證黃丕烈云章當是子華之名

朝不及夕無一月之積鮑改月爲日按國語楚語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則此文固當作日

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鮑注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按諸梁爲沈尹戌之子不得言初賤廣雅釋詁

獲辱也又周禮䝿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楚辭哀時命篇注獲爲人所係得也表薄未詳或爲長薄之譌楚辭招魂路貫廬江兮左長薄注廬江長薄地名也此舉葉公行事惜無攷證惟當闕疑柱國都也見齊策高注財於柱國或即富可敵國之意鮑注財材同柱國以子高爲材義亦未安　夫卒交接左氏哀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注夫猶兵也　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姚云月一作日鮑本改月爲日按嗟乎子乎猶云嗟乎茲乎禮記曲禮疏子茲聲相近其字相亂說苑貴

謀篇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秦策嗟茲乎司空馬廣韻嗟嗞憂聲也月當從一本作日爾雅釋詁若汝也管子山權數篇賜若服中大夫注若汝也呂覽樂成篇吾其與之注與猶助也鮑吳並失其義　上崢山鮑注崢嶸之山按管子輕重丙篇崢丘之戰注崢丘地名未聞此云崢山或卽崢丘惟崢山深谿對舉爲文鮑說自通淮南脩務篇作上峭山高注峭山高山崢亦猶峭也　瘨而殫悶鮑注瘨狂殫氣絕也吳正曰詩瘨我注病也非癲狂之癲按漢書貢禹傳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能自還師古曰蹎音顛蹷躓也此文瘨與蹎同殫亦癉之借字說文癉勞病也

莊子德充符篇悶然而後憂釋文引李注悶然不覺貌旄不知人鮑注旄眊同無目也吳正曰旄眊耄字通竝昏也按漢書息夫躬傳憒眊不知所爲注眊目闇也書微子吾家耄遜於荒鄭注耄昏亂也鮑氏以爲無目不如吳正義勝　秦王顧令不起鮑改不爲之吳曰字誤或衍按鮑改吳校竝非也顧與固通韓策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義與此同謂堅令之而不起也　冢轂給鬬於宮唐之上按給當從鮑本作結淮南氾論篇注結猶聚也宮唐疑是高庫之譌見呂覽分職篇　至今無冒鮑注冒謂犯法吳正曰一本作無位按王念孫雜志以冒爲胄之誤是也惟無胄亦非謂無裔胄

國語晉語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注無後
子孫無在顯位者此無冑之義卽與之同故亦作無位
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按管子七臣七主篇夫
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靈王後於管子此文或有譌誤
惟管子書亦不盡可信如所云毛嬙西施吳王好劒已爲
葉水心所疑

楚二

齊秦約攻楚章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
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姚云一本秦
恐作秦齊恐按秦恐之秦承上而誤於文當爲齊恐蓋不

待秦之效地而先以重賂往則秦知楚亟欲得秦必不效地於楚齊恐楚之已合於秦秦亦必不求地而與楚合矣約字疑當作鈞秦不效地齊不求地是舉與鯉厲之事鈞也

四國伐楚章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按令當爲合言二國相敝天下得以其閒合從也尙書中候三年天下悉合又管子霸言篇諸侯皆合已獨孤今本合作令誤與此同或爲全字之譌說文全完也與弊相對爲文小爾雅廣詁收斂也斂害謂禍害得以收束少割謂楚非謂秦次秦字疑衍　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按之猶若也而猶則也並詳經傳釋

詞定疑走字之譌

楚懷王拘張儀章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按鮑氏以上翫字爲衍是也其以好翫爲人之可好翫者則非此言佳麗而又好翫習音者也禮記樂記注翫習之久易繫辭疏言君子愛樂而習翫者翫習二字益連語懽或爲勸莊子天運篇淫樂而勸是釋文勸司馬本作倦讀曰隨此言秦以佳麗翫習音者隨從其愛女也或本作佚佚卽媵也說文佚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佚女由佚誤倦展轉而譌爲懽耳史記楚世家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　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愛當爲受涉

下文必厚尊敬親愛之而誤晉語受好以愛之此言王必愛秦女也　秦女依强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鮑本勢下補必字吳曰勢下疑有缺字黃氏云此無缺讀以勢爲王妻以臨於楚八字爲句按于爲子字之譌楚字當屬下句文義自明鮑吳及黃氏之說並非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章太子入致命齊王鮑注致命歸誠之言吳正曰送致命令如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按公羊宣元年傳退而致仕注致仕還祿位於君左氏襄二十八年傳受而稍致之注致還公致命猶云反命也國語吳語董

謁既致命亦謂復命正與此同又管子大匡篇邢君出致於齊注致命於齊以告急鮑注近是吳正大非　齊令使來求地姚云令一作今按作今者是也　寡人之得求反鮑注求反國而得按求當爲來字之譌也公羊隱五年傳注齊人名求得爲得來　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按玉聲貴重之意文選七發伏聞太子玉體不安李注言玉美之也强字當在齊字上後文可證此誤滑也而讀爲若見周禮旅師注及詩猗嗟疏　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按戰字疑衍或國爲葥字之譌管

子權修篇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昭常蕃援管子之文以申其說　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按古人以二歲半為一尺後漢書明帝紀注李賢傳注並云六尺謂年十五以下也墨子旗識篇五尺男子為童旗漢書賈誼傳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又周禮司徒一曰慈功疏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皆不從征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六尺謂年十五則十五從征十四以上不從征可知又王制六十不與服戎此云悉五尺至六十蓋徵發及於老弱

耳　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按何如當爲如何詩綢繆如此良人何疏如何猶奈何或如字本爲故草書相似而譌鄧人有獄章非故何也鮑本作如誤與此同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王念孫曰未涉下當有泗字疆當爲彊字之誤按未涉疆謂未入東地之界漢書高帝紀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穀梁昭元年傳彊之爲言猶竟也原文自通非有脫誤且此爲記事之詞不當稱彊秦　其縮甲則可鮑注縮甓也按史記天官書退舍曰縮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注縮退也賈子新書耳痺篇吳王不忍縮師與成縮甲縮師義同

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按請當爲謝字之譌也廣雅釋詁道說也此與秦策西說趙北說燕文同

女阿謂蘇子章秦棲楚王按史記吳世家棲於會稽大戴禮保傅篇棲閔王於莒則凡失國而寓於外者皆爲棲索隱釋以鳥所止宿於義未安詩大雅如彼棲苴傳水中浮草曰棲苴或即其義　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按上文言太子南是太子已歸楚不待蘇子爲之求入疑入字或爲人之譌燕策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此即其義魏策二一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鮑注需非二人之黨此言太子善蘇子則蘇子亦將黨於太子

也

楚三

蘇子謂楚王曰章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

按民當爲人民人字古通用書堯典敬授人時史記五帝紀作敬授民時左氏襄三十一年傳人生幾何漢書五行志作民生幾何可證　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按是故當爲且故涉下是以而譌　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鮑注垂沙未詳兵略訓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按史記禮書兵殆於垂陟唐昧死焉集解引許愼曰垂陟地名也沙陟

形聲相近故致歧誤又史記楚世家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唐昧取重丘秦本紀云攻方城取唐昧呂覽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荆荆使唐蔑將兵應之夾泚而軍蔑卽昧也水經注云茈邱古名重丘地正與方城相近則垂沙垂陊皆爲重丘之譌重與垂字形相類沙丘則名稱之歧耳穀梁僖十四年傳沙山名也故沙丘亦得通稱陊又因沙而譌

張儀之楚貧章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鮑本之上補見字吳曰此當有見字按鮑吳說並非之葢亦字之譌秦策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魏策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誤並與此同　姿閻將軍之晉國偶

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裒亦以金五百斤按將
軍當爲君將策文君軍往往互誤此文因君誤爲軍後人
遂乙將字於上而本義失矣偶亦竊之壞字進與贐通漢
書高帝紀蕭何爲主吏主進師古曰進本作賮又作贐音
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廣雅釋詁以予也　乃觴
之中飲再拜而請按呂覽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
之中飲而出
楚王令昭雎之秦章王因收昭雎以取齊鮑注收捕繫之
也按收字疑放之譌小爾雅廣言放棄也漢書哀帝紀聖
王所放師古曰放棄也穀梁宣元年傳放猶屏也又廣雅

釋詁放置也謂棄置不用故桓臧說王復雎雎無罪不得捕繫鮑說因非吳亦未能訂正下文今儀困秦而雎收楚亦當作放

張儀逐惠施於魏章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按舉當爲奉篆文下形相似而譌也周禮司服共其衣服而奉之注奉猶送也後文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云乃奉惠子而納之宋並與此文相應又此章馮郝漢書人表作馮赫猶仇郝公孫郝亦作仇赫公孫赫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章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姚云劉作德秦按作德者是也請亦當爲講字之譌

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

於齊秦是楚孤也按五國伐秦齊居其一魏不得言折而入齊齊字蓋衍東有越纍以下皆推言魏折入秦之害秦策此國累也高注累憂也纍與累同北無晉三言於義未完而交二字當乙轉北無晉交與東有越纍爲對文晉卽魏也旣入於秦卽無楚交矣而當爲西之誤西未定於秦亦衍齊字未定謂和戰未決齊則不得言未定也

陳軫告楚之魏章陳軫告楚之魏鮑改告爲去吳曰恐當作去按史記高帝紀常告歸集解引李斐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又索隱引戰國策延篤注告歸今之歸寧也漢書高帝紀注引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師古曰告者

請謁之言謂請休耳盧綰傳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魏策今臣無事請謁而往與此正相類鮑吳並誤　楚王喜欲復之姚云劉作果欲按欲字譌誤疑當作故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章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按爲猶若也說詳經傳釋詞上云殆能自免故此云若其必免也

唐且見春申君章唐且見春申君鮑本見上有旦字卽且之誤衍也鮑注黃歇楚相按春申與孟嘗信陵平原並稱四公子當亦楚之疏屬故朱英說以代立韓非姦邪弒臣

篇謂爲楚莊王之弟莊王卽襄王後章莊辛謂楚襄王荀子作莊辛謂楚莊王可證其言當必有據　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按大君與後章唯大君能之義同猶王之稱大王也善上疑奪欲字善君之業言欲佐之以成相業也詩桑柔箋善猶大也卽後文君爲梟臣爲散之意　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㚖曰爲當作謂按爲謂字古通用不煩改作　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鮑改能爲作爲能按能爲於文不完鮑改亦無義此當作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貴篆文貴作𧴪者作𠷎貴字缺損因誤爲者韓非外儲說左下篇博也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　夫一梟之不如

不勝五散亦明矣吳曰當云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按不
猶無也如當也言梟雖無能與敵然一梟則仍不勝五散
吳改未安劉無不如二字亦誤脫也

楚四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鮑注為此惡
鼻故吳正曰為如字按韓非內儲說王甚喜人之揜口也
為見王必揜口王念孫曰為猶若也為若字古多通用史
記宋微子世家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
治不如去為之義亦猶若可為王說之證鮑吳並失其義
妾知也韓非作不已知也此蓋囁嚅其詞以發王問三

言已足韓增已字無義

楚王后死未立后章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按周禮天子一后三夫人楚僭王制夫人之數似亦不得有五疑五字當爲三之譌不當爲盇盇字脫損半字因致誤不國語魯語君盇以名器請糴於齊注盇何不也此章與齊策文同善猶美也

莊辛謂楚襄王章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新序作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按鄢陵君即安陵君也史記正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爲安陵又魏策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說苑

作鄢陵安陵壇雖與魏之安陵君各爲一人然安陵卽鄢陵可以借證　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祅祥乎按國語吳語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孼吳國妄爲妖言祅祥猶妖孼也　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白起傳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去郢東走徙陳秦本紀載武王二十八年取鄢鄧二十九年取

郢與起傳同是楚失鄢郢不在一歲此云五月葢誤疑當作五年襄王十九年楚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此數年中秦無取陳蔡之事上蔡或卽上庸之譌陳字疑涉下文而衍辛去楚當在頃襄十八年迄於秦人取巫適爲五年也諸書皆云襄王徙陳策亦屢言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此文城陽疑卽陳城之誤城陽見齊策非楚地鮑氏因改爲成陽然據漢書地理志成陽有二一屬汝南一屬濟陰皆與陳城不合通典載陳城在宛邱縣西南卽楚襄所徙之郢陳誤爲陽又誤倒於城字之下鮑遂疑爲成陽誤矣流揜卽流淹左氏成二年傳無令輿師淹於君地宣十二年傳

二三子無淹久注淹留也揜與掩同淹掩字形相似又一
聲之轉也　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按文選詠
懷詩注引延篤戰國策論云因是已因者事已復有是也
葢以因是已爲句此作以者古字通也呂覽義賞篇戎夷
胡貉巴越之民是以漢書馮唐傳上曰何已史記作何以
並與此同王念孫以因爲猶之聲轉疑卽由字之誤耳由
與猶通孟子公孫丑篇由反手也音義引丁音由義當作
猶古字借用耳左氏莊十四年傳疏古者猶由二字義得
通用策文亦多以由爲猶又晏子春秋公乘侈輿服繁組
驅之而因爲遲因爲亦猶謂之譌　不知夫公子王孫左

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閒墜於公子之手王念孫謂類當爲頸是也倏忽以下十字當在晝游句上誤淆於下不必爲衍文　引微繳微當讀如徽說文徽三糾繩也廣雅釋器徽索也徽繳與磁磻皆以駢語爲對文與新序作引纖繳揚微波有別　蔡聖侯之事因是以按聖當作聲一聲之轉也史記蔡滅於聲侯後十年謚法不生其國曰聲疑聲侯先虜於楚後乃盡滅其國耳公羊文十七年葬我小君聖姜二傳作聲姜可爲此證鮑吳以聖爲靈並非　飲茹溪流溪下疑脫之字鮑注非也　不知夫子發方受命

乎宣王鮑本改宣爲靈吳曰宣當爲靈黃氏札記以爲作宣是按淮南道應篇子發攻蔡踰之注子發楚宣王之將則此文作宣固不誤又荀子彊國篇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楊倞引此策爲注吳以淮南爲失考其說殊不足據新序亦正作宣惟宣王時蔡已先亡宣蓋惠字之譌

左州侯右夏侯輩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鮑本輩作輦是鄢陵壽陵皆嬖幸故曰輦從此作輩誤國語魯語則請納祿與車馬而違署注祿田邑也戴字亦當從鮑本作載方府當是楚之藏名猶魯之長府沈約爲柳世隆上銅表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

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顏色變作按禮記哀公問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鄭注作猶變也作卽作之借字禮記曲禮容毋作注作顏色變也祭義孝子臨尸而不作注色不和曰作管子弟子職顏色勿作注作謂變其容貌　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據新序與下脫舉字陽陵作成陵

或謂黃齊章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按韓非有度篇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三守篇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此云富摯能當卽其義惟韓子所謂能人本卽荀子書態臣之譌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

態史記作能正卽其例此文能當爲寵亦字之譌也說文寵一曰愛也史記趙世家正義云寵貴寵也下云王愛富摯正與寵字相應左傳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春秋作其奄久乎奄卽龍字古文古寵字亦或省作龍詩長發何天之龍可證能之誤龍亦由寵之誤能也

長沙之難章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鮑注上言齊興兵攻東國此恐其敗按爲與僞通敗當爲取字形相似而誤楚以新東國和齊則兩國將不構兵不得言敗新東國卽齊策留楚太子以市之下東國蓋楚後得之東地故

或言下或言新以別之上章言楚舉淮北之地正與齊壤接故齊亟欲得之鮑氏疑新字爲衍非也　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與子猶爲子說詳經傳釋詞

有獻不死之藥章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韓非說林上篇是死藥也下有是客欺王也五字禮記檀弓注而猶乃也言殺無罪之臣乃適以明人之欺王耳

客說春申君章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按劉向校錄孫卿書云孫卿趙人名況今其書稱荀子司馬貞顏師古並以爲避漢宣帝諱

改荀為孫籍與藉古字通詩載芟箋籍之言借也孟子滕文公篇注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呂覽期賢篇注於猶在也此言臣竊以為不便在君以為何如也　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姚校云荀子未嘗為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按韓詩外傳亦云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此策不必為誤墨子小取篇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史記田世家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漢書陳平傳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孟荀之上卿蓋致祿而已非仕之也齊策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即此類也荀子嘗議兵趙孝成王前鮑注尤誤

夫人主少年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鮑以主斷國爲句注云專斷其國按韓詩外傳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此文國蓋圖字之譌　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君當爲羣劉向所云脫損半字也　夫癘雖癰腫胞疾韓非姦刼弒臣篇作故厲雖癰腫疕瘍韓詩外傳作夫癘雖癰腫痂疵當各從本文　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與縣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王氏雜志云禕當從孫朴本作褘縣當作錦莫知媒作莫之媒求之二字未知所當作又卽父字之譌

甚喜之當作是之喜喜讀平聲與媒爲韻按王氏據荀子
訂正此文皆不誤求當爲力篆文力作㓈求作𠫤二形相
近因以致誤之字涉上下文而衍嫫母力父是之喜兮正
與荀子文同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按荀子有賦無
文韓非有文無賦惟外傳與策同詩曰以下葢誤入外傳
之文也外傳神作蹈也作焉與毛詩合
天下合從章僕欲將臨武君按劉向荀子敘以臨武君爲
孫臏楊倞疑世遠非是吳氏亦同楊說據史傳荀子亦齊
宣時人又嘗與議兵趙孝成王前劉說當亦有據惟孫臏
爲楚將及兵敗於秦並無可攷仍當闕疑　此孽也按呂

覽遇合篇賢聖之後反以孽民注孽病也　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至當從鮑本作去音引鮑本作者音烈三字只曰者音之譌而衍也烈引之譌也黃丕烈云烈者裂之誤當本在瘡字下云故瘡裂而隕也按荀子議兵篇楊注引此文云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可據以訂正

汗明見春申君章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王念孫以大字爲衍按漢書枚乘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漢紀大作休當由休誤作伏因致傳寫爲大隸續伏與大字同

白汗交流按淮南精神篇鹽汗交流注白汗鹹如鹽故曰

鹽汗　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按聲者何也聲當作然鮑注問其聲何以然或所見本猶作然此涉上聲字而誤管子國蓄篇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趙策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並與此文同莊子達生篇孫休賓於鄉里逐於州部韓非問田篇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言不爲州部選舉

君獨無意湔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按文選廣絕交論翦拂使其長鳴李注引此文云湔拔翦拂音義同也蓋以馬爲喻正與下句貫注鮑本作湔祓則承上沈洿

鄙俗而言廣雅釋詁湔洒也漢書昌邑哀王傳以湔洒大王注湔滌也小爾雅廣詁祓潔也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屈字疑本在梁字上淆次於前屈梁並楚地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國語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注梁楚北境也

楚考烈王無子章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卽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按上卽字猶則也廣雅則卽也則卽字古同聲而通用下卽字猶若也見漢書西南夷傳注

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

口按而益驕三字當在用事句下誤淆次於後也　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鮑注無妄言可必史記春申君傳無妄並作毋望索隱云周易有无妄卦其義殊也正義云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按無與勿通廣雅釋詁勿非也漢書李廣傳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張晏曰妄猶凡也無妄猶言非凡妄望古亦通用舊說並嫌紆曲　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按園爲后兄不得曰王舅國語晉語舅所病也注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此言園既不治國又非公族而陰養死士故知其將賊春申也或王下遺子字史

傳作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亦與下文僕又善之義迕

止於棘門之內鮑注宮門以棘衞之按周禮掌舍注引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左氏隱十一年傳子都拔棘以逐之注棘戟也鮑說非是史記正義以爲壽州城門亦誤

虞卿謂春申君章臣聞之春秋吳曰此二字恐因下文衍按公羊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注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國語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注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楚語敎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注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管子法法篇故春秋之紀臣有弒其

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注春秋卽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韓非子所稱桃左春秋昔人以爲卽楚之檮杌故王應麟以春秋爲各國史之大名此云聞之春秋猶言前史耳非謂孔子所修魯史也　於安思危呂覽期賢篇衞有士十人於吾所高注於猶在也　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不免二字當作王涉下文然而不免奪死而誤　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鮑本改君爲軍王念孫以君字衍按攻燕之策發自虞卿則以君爲

春申之稱卿於義亦得楚字連上文而誤複也　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按此文當以則不句絕管子大匡篇以臣則不不猶否也孟子萬章上篇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然者何也猶云如是者何也管子國蓄篇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趙策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並與此文同

戰國策補釋卷三終

元和陸俊業季因校